

赣南羊角水堡古村落“留住乡愁”的数字化探析

周炳喜¹

(江西赣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工程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羊角水堡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对其进行数字化工作没有上升到“留住乡愁”的国家需求层面。根据景观基因理论梳理羊角水堡客家文化景观, 提出针对性的“留住乡愁”数字化手段和数字化产品, 旨在羊角水堡古村落数字化保护过程中传承“乡愁”, 实现数字化内涵的提升。

【关键词】赣南 羊角水堡 留住乡愁 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羊角水堡古村落位于赣州市会昌县筠门岭镇东南。古村落位置处于赣闽粤三省交界, 是古代赣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古村落位于湘江的西北岸, 环水靠山, 湘江流过该地就像羊角, 所以叫羊角水堡。明清时期堡内先后有兵署、卫衙、公馆、宗祠、码头、圩市等公共建筑, 是闽粤赣地区的集防御、治安、商贸、宗族、民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典型古村落, 对研究客家文化、古代军事史等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2013年6月, 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2月, 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 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由此可见城镇化过程对乡愁需求已经上升到国家需求。“记得住乡愁”是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 主要是指历史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刘沛林教授提出乡愁的重要情感源头是乡土记忆和地方文脉, 保护乡土记忆和地方文脉的重点是保护传统聚居地的原真性和文化景观基因。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赣南羊角水堡古村落的“留住乡愁”的数字化实践, 旨在加强对羊角水堡古村落的客家文化景观要素数字化及保护传承。

1 羊角水堡古村落数字化保护现状

从会昌县编制的羊角水堡保护规划看, 该县已完成村落及周边环境数字化建设, 并进行古城墙的原貌恢复、重要建筑及设施设备修复。其数字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问题一: 已采用GIS技术实现古建筑、古城墙的数字化, 但是没有对产生于地理环境的文化景观进行数字化。南京师范大学闾国年提出的虚拟地理环境建模技术, 就强调了对自然的地貌、生态、河流等地理环境模拟。

问题二: 数字化建设中重“形”轻“神”, 忽略了文化景观要素。郑文武等提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要求“形”“神”兼备, 以“形”传“神”。羊角水堡已有数字化成果只注重建筑、城墙等“有形”的数字化, 缺乏精神文化“有神”表现。“无神”的数字化只是数字与图形的冷冰冰的呈现, 不能满足乡愁需求。

问题三: 数字化产品单一, 主要还是传统的二维地图表达。数字化场景中很难让人联想水乡环境下的古代人们的生活生产场

¹**作者简介:**周炳喜(1980-), 男, 江西崇仁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地理信息系统文化资源管理应用。

基金项目:赣州市社科联项目(19265)

景，很难身临其境的感觉客家人如何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2 “留住乡愁”的羊角水堡数字化途径

“留住乡愁”的羊角水堡传统村落数字化要求实现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活态”传承，所以需要对其“活态”的文化要素进行挖掘，再选择能够满足羊角水堡“活态”的文化要素所必需的数字化技术，并提出“留住乡愁”的羊角水堡传统村落数字化产品。

本文采用刘沛林提出的有关传统村落景观特征识别、提取和管理的新理论——景观基因理论来识别羊角水堡文化景观要素。根据景观基因理论，文化基因是传统村落景观差异形成的最关键原因。文化基因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同时受到文化传承的影响，原始文化记忆、宗教信仰和地方文化等因素在文化基因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字化羊角水堡的文化景观要素应该表征赣南传统乡村景观的核心特征，其识别需以客家文化景观的外部表现和内在成因分析为基础。

2.1 建筑客家文化要素的数字化

贞、孝观念是赣南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物质表现形式最明显的便是贞节牌坊。在会昌县志（康熙四十年版）记载：“蓝氏年十八节，孝事舅姑备至，年七十六卒……”，此处蓝氏就是会昌羊角水堡儒童周道明的妻子。蓝氏节孝牌坊建于清朝乾隆四年（1739），是一座建造年代较早的会昌现存牌坊。蓝氏节孝石牌坊代表了客家文化的节、孝价值观念，是客家文化地域化的结果。

宗族祠堂是为了祭祀先祖和管理族内事务而建立的纪念性建筑。它既是祭祀和议事的场所，又是宗族聚居空间的核心，成为血缘空间的“神圣中心”。羊角水堡古村落的周氏和蓝氏宗祠是赣南客家宗族祠堂的典型代表。羊角水堡古村落宗祠的建筑类型主要有五山式封火墙、双柱的斗拱、滴水沟头等。建筑内部装饰有藻井、轩棚、倒板等。镂雕精美的木拱、雀替，照壁、“魁星点斗”塑像、石狮、门楼等等无不反映赣南客家人的乡愁文化要素。羊角水堡古村落的客家建筑还有衙门、客家民居、城隍庙、添丁亭等，也是重要的客家“乡愁”文化要素。这些要素最能反映羊角水堡传统古村落的客家文化特征，应该把这些能满足和激发乡愁需求的文化要素作为乡愁记忆的重要内容。这些文化要素的数字化应建立在建筑的二维平面数字化的基础上，采用三维数字化方法，并结合环境因子、村落布局等构建完整“留住乡愁”的建筑客家文化要素数字化内容。

2.2 宗族族谱文化的数字化

羊角水堡周氏宗族是羊角水堡最具代表性的族群。周氏宗族虽然生存的历史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却坚守故土，在羊角水堡发展壮大，这一历史过程最具“乡愁”特点，深刻反映在宗族族谱中。通过光绪二十四年阳春月修的《周氏族谱》可以发现，存在大量的家庭有关“无后”的记述，说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乱不堪。《周氏族谱》中详细记载了周氏通过参与军事防御和村庄城堡建设不断壮大发展周氏势力，并拥有该村庄社会的“话事权”，如周氏子弟周文耀便曾任羊角水把总，权控一域。在族谱中周氏通过书写“抒忠以报朝廷”、“敦孝弟以笃天伦”等文字去构建周氏儒学文化，并详细记载明清时期的进士、贡生、邑庠生、国学生等有功名的人士的名字，还专门记载了周氏的族学“羊角智育学校”。

羊角水堡的族谱是“活态性”乡愁的载体，应对其采取抢救性、开发性等数字化手段，抢救性就是对族谱的数字化扫描得到数字成果利用永久保存，后者可以将族谱经过数字化手段，如制作影视、开发电子游戏、文学创作等，利于网络传播和共享。

2.3 羊角水堡农商业文化的数字化

羊角水堡处于湘江的冲积平原上，有较大的耕地面积，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特别适合蓝靛等经济作物种植，使得羊角水堡

成为当地一个蓝靛交易中转站。

羊角水堡因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陆交通等地理条件，具有先天的经济发展优势。明清时期不仅是战略要地，也是当地社会的“通商要地”，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逐渐发展起货物贸易水路中转站。羊角水堡现存有两座码头，在东门外的平地上有大量的商店、旅社客栈遗址，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繁荣的盛景。

对于羊角水堡的农业商业地理场景，可以采用三维建模技术，实现地理场景的三维虚拟，将农民农作劳动，河运码头转运，经商买卖等场景进行数字化记忆和重现。

2.4 羊角水堡的民间信仰文化和节日文化的数字化

羊角水堡是赣南客家族群融合的客家古村落，也是多神信仰的移民族群。在当地存在多种民间信仰遗存：许真君信仰、汉帝信仰、水府肖君信仰、神农信仰、城隍信仰。这些信仰是有关战胜自然灾害、造福于民的神话故事，是羊角水堡客人历史发展的缩影，反映客家人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坚守建设的坚强意志和不朽精神。

在羊角水堡民间节日的庙会游神活动，主要内容就是祭祖、接神、宴请、演木偶戏、小戏等。宴请的主要工作有蒸酒、做豆腐等，由客家主妇承担。在庙里祭祖完成后，把汉帝菩萨请出来，敲锣打鼓地绕村子里走一圈为接神。村民们则把好酒好肉置于案桌，焚烛烧香祈福，燃放鞭炮。

对于民间信仰和节日，应采用音频、视频、动画等技术对其进行数字化。对于民间信仰和节日中的舞蹈等特色文化应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对舞蹈动作进行精准捕捉、虚拟模仿实现。

2.5 羊角水堡的碑刻文化的数字化

羊角水堡现存大量的碑刻文物，比较著名的有重修羊角堡城碑记、会昌汉仙岩临济宗第三十二、三十三代宗师合葬古墓碑刻等，碑刻文字缺漏，难以辨认，应采用古文字复原技术修复缺漏文字，采用影像、图片等多媒体技术进行数字化。

3 “留住乡愁”的羊角水堡数字化的产品形式

3.1 虚拟旅游的数字化产品

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数字化保护基础在于客家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但其更重要的是在于以乡愁服务的形式来推广数字化成果。王新歌等认为影响游客乡愁文化元素认知的因素包含游客基本特征、旅游经历、信息获取渠道和游览目的等方面，提出虚拟旅游是对游客乡愁文化感官的模拟，虚拟构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虚拟旅游要营造浓厚乡愁气氛，关注乡愁实际需求，强调游客即乡愁需求者的参与。羊角水堡“留住乡愁”虚拟旅游产品应该根据游客的认知基础、文化水平、信息技术能力的差异，分析乡愁的需求差异，通过数字化场景和文化要素，可以产生感官上和情绪上的真实感受，体现虚拟旅游产品的互动性、用户的参与性。

3.2 构建文化资源库的数字化产品

资源库数字化建设是信息高新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即数字化资源在网络环境下，以数字展示处理技术，数字传输处理技术等特定方式对共享资源进行平台共建、互助交流和交互利用的动态结构系统。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客家文化资源库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羊角水堡客家源流、客家民居、客家宗族、客家族谱、客家饮食、客家歌谣、客家民间信仰、

客家节日等方面。通过建设资源库可以实现羊角水堡古村落的客家文化信息整合优化，整理、分类和关联各类数据，实现面向用户的交互传播信息流。

4 结语

通过对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数字化探析，实现“留住乡愁”数字化运用在古村落的保护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优势和意义。通过梳理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客家文化要素，针对性采用适合的数字化技术，把“留住乡愁”的观念贯穿到羊角水堡的发展保护过程中。羊角水堡“留住乡愁”的数字化需要尊重古村落生态文化面貌、遵循古村落生态环境的变迁，运用数字化技术，着重实现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留住乡愁”。

参考文献：

- [1] 刘沛林.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 地理研究, 2015(07): 1205-1212.
- [2] 刘沛林.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5(01):81-88.
- [3] 郑文武, 刘沛林. “留住乡愁”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10): 246-251.
- [4] 闾国年. 地理分析导向的虚拟地理环境：框架、结构与功能[J].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1(04): 549-561.
- [5] 刘沛林, 邓春腊, 等.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J]. 经济地理, 2009, 29(10):1731-1736.
- [6] 李凡, 朱竑, 等. 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J]. 地理科学, 2009, 29(12): 929-937.
- [7] 曾过生. 从卫所到乡村：明清江西赣南羊角水堡之个案研究[D]. 赣州：赣南师范大学, 2014.
- [8] 王新歌, 张希月, 等. 基于游客的乡愁文化元素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以徽州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03): 682-695.
- [9] 王犹建. 赣南客家文化资源库数字化建设构想[J].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20(31):86-89.